



坊间纪事

# 蚂蚁是我的神话

□ 卢海娟

公园里有个很粗糙的湖心岛, 上有崎岖的水泥台阶, 两边多黄土和碎石, 是个很荒凉的地方。我贪图那里的安静, 常常独自一人带一本书去那里坐上小半天。不久, 我就发现了湖心岛上的快乐居民, 那是个庞大的蚂蚁王国。整队的蚂蚁常常气势磅礴地出行, 我不知它们是准备行军打仗还是集体狩猎, 也不知它们家居何处, 要去向何方——我那时是个爱读书爱思考的孩子, 书上说蚂蚁是靠气味认路的, 于是我盯住一群铿锵前进的蚂蚁不怀好意地在它们走过的路上用手指一路抹去, 企图把蚂蚁留下的气味路标除个干净, 我一直抹一直抹, 觉得这样还不够, 正好当时脖子上挂了一个袖珍的香水瓶, 我灵机一动, 小心地把香水涂抹到手指上, 再一遍又一遍地涂抹蚂蚁走过的路——这下, 既抹去了原味, 又洒下新的味道混淆视听, 蚂蚁们一定再也找不到家门了吧? 我不知道这一招是否奏效, 不过我似乎从来也没遇见迷路的蚂蚁。我蹲在崎岖的土路上, 等着被我抹去气味的蚂蚁向我问路, 但是, 每一只蚂蚁都目标明确, 行色匆匆, 只有我闲得无聊, 被正午的阳光照得汗水淋漓。书上还说蚂蚁会看天识路, 这一回我针对的是一只独行的蚂蚁——伸出手掌盖住它的天空, 手掌离开地面不足一分, 我几乎趴着蚂蚁的表现, 可是它一点停下来的意思也没有, 行走得仍然信心十足。蚂蚁真是个神话, 没有人可以解释它们的行动。有一只蚂蚁大概是个搬运工, 它拖着大过它身体几倍的虫子疾行, 躲过碎石, 躲过土坷垃, 沿着水泥台阶向上攀登。水泥台阶差不多有二十公分高, 它攀到一半, 一个马失前蹄, 虫

子从它身上骨碌下来, 一直落到台阶下面。蚂蚁一点都不气馁, 立刻折返回来, 拖上虫子继续它的行程。我看着, 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当它的虫子第三次落下后, 我找了两根细小的木棍把虫子夹起来, 送上它想去的台阶, 同时捏上蚂蚁把它送到虫子旁边。不想这一善举严重地伤害了蚂蚁的自尊心, 它好像不认识那只虫子似的, 回头, 气呼呼地跑开了……对于我来说, 蚂蚁一直是个神话, 所有关于蚂蚁的传说, 我都充满了好奇。邻家大叔说, 蚂蚁会赶集。是那种足有一公分长的大个子黑蚂蚁。那天, 邻家大叔去距离本村五六里地的邻村赶集。大叔背剪双手, 低着头走路, 这样, 他就看到了脚下的蚂蚁。蚂蚁沿着大路悠闲地前行, 大叔和我一样, 都是充满好奇心的, 他想着看蚂蚁要去哪里, 于是就盯住它。一里, 两里, 三里……邻家大叔不紧不慢地走, 蚂蚁在他脚边从容前行——大叔没想到, 这只蚂蚁竟然与他顺路。一直走到集市上。蚂蚁跟着赶集的大叔进了市场, 只见它爬到卖虾米的小贩那里, 拖了一个虾米便踏上了归程……别人不相信邻家大叔的话, 我却笃信不疑, 蚂蚁肯定有它们自己的理想, 有它们想要的生活, 每一只蚂蚁都在努力建设属于它们的王国。记得“黄粱一梦”的故事说的就是发生在蚂蚁王国里的事。看来, 古人也把喜欢把蚂蚁当神话。有一段时间电视广告多的是蚂蚁酒广告, 看来有人也和我一样, 希望自己像蚂蚁充满了力量, 永不倦怠。然而我终究走不进蚂蚁的世界, 看不懂蚂蚁的眼神, 听不懂蚂蚁的声音, 蚂蚁, 在我不懂的维度, 与我们若即若离。



心灵小品

# 就这样, 遇见“小王子”

□ 简平

我们就是这样遇见“小王子”的: 去年八月的时候, 我和母亲一起去了趟日本, 按事先规划的行程, 我们到了离东京不远的箱根。箱根完全不同于东京, 一派大自然的田园风光。其实, 我们那天是去看富士山的, 可却并没看到, 像海浪一般的云团一直汹涌翻滚, 把整座富士都给淹没了。就在我们无遗憾地乘车离去的路上, 忽然, 我的眼前闪过一个貌似有些眼熟的身影——那是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中的那个沙漠里的星球吗? 于是, 我们停下来, 走进山脚下开满了鲜花的小王子博物馆。就这样, 我们很偶然地邂逅了“小王子”。真的没有想到, 小王子博物馆会建在离作家所在的法国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 为什么不可以呢? 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小王子》的读者, 而圣埃克苏佩里在那个早晨驾驶飞机冲上蓝天后没有再回来, 神秘地消失于我们在所有地方都可举头仰望的茫茫天空。是的, “小王子”无处不在, 我们对他的向往之地, 所以,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这样地与他不期而遇。小王子博物馆的门票是一朵玫瑰花, 打开后是整座博物馆的全图。穿行于博物馆所复制的圣埃克苏佩里住过的街道和建筑, 犹如梦幻一样, 空气里仿佛散发着普鲁旺斯的薰衣草的花香。《小王子》中所描绘的场景——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一刻还走在地理学家小道上, 下一刻便到了点灯人广场, 继续往前, 则是悠长的小王子之路……我们就这样走着, 看着, 宛若置身于童话故事。虽然我读过无数遍《小王子》, 可我觉得自己还从来没



手机语言

# 咸有咸的味道, 淡有淡的味道

□ 夏爱华

1925年初秋, 弘一法师在宁波七塔寺修静。一天, 他的老友夏丏尊前来拜访。时值正午, 弘一法师正在吃午饭, 便问夏丏尊要不要一起吃。夏丏尊说: “吃不下, 我看看你吃吧!” 听了这样的回答, 弘一法师不再深劝, 自顾自地继续悠然地享受自己的那份简朴的午餐: 一碗白米饭和一碗咸萝卜干。看着这样简陋的生活环境, 想着才子出家前的锦衣玉食的生活, 夏丏尊心酸不已, 便轻声问了句: “法师, 这么咸的萝卜干, 吃得下吗?” 弘一法师听了, 竹箸微顿了一下, 随即轻声答道: “咸有咸的味道。” 吃完饭, 弘一法师倒了一杯白开水, 慢悠悠地喝着, 样子很悠闲, 很知足。夏丏尊坐在一旁, 回想起法师出家前, 饭后必定会有香茗一盃, 芬芳而清香。如此鲜明的对比, 夏丏尊不免心中又生出几许酸楚, 便轻轻地问: “这么淡, 喝得下吗?” 弘一法师淡淡一笑说: “淡有淡的味道。”

# 鸡汤与“小确幸”

备能量, 减肥大业也就只好中道崩逝了。食物的附加值——文化价值、社交价值、欲望情绪价值等, 超过了食物的物理价值, 这个类似买椟还珠的故事, 在互联网时代达到了极致。一个人渴了, 最有效的解渴办法无疑是喝一杯清水。但我们泡茶, 我们喝咖啡, 甚至在不渴的时候也喝, 并且要挑选茶和咖啡的品类, 选择冲泡的水的品质, 控制水的温度, 配以合适的壶、杯, 最后用某种充满仪式感的方式喝掉。这个过程, 喝的可能是文化, 可能是交情, 可能是心情, 唯独不是水。特别是有微信朋友圈之后, 食物的第一功能绝不是吃, 而是晒。就像段子里讲的: 某天一大早, 被剧烈的敲门声惊醒, 打开门一看, 快递小哥拎着装好盘的食物在你门口。你大惊, 说我没订啊。快递小哥说: 知道你没订, 今天微信坏了, 你朋友想让你看看他吃的什么。时代发展到今天, 互联网早已不是什么虚拟世界, 也不仅仅是工具, 它就是这个时代巨大的基座。早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预言的“自由人的自由联盟”, 借助互联网技术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基于此, 从前被固定在各种“组织”的网络上的人, 特别是注定要湮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 因为世界是平的, 他稍稍跃起就

能被看见; 因为在互联网世界可以自由流动, 他们更容易以自己的规则结成千奇百怪的群落或联盟。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人的“E时代的新青年”, 在商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大背景下, 喝着心灵鸡汤, 看着爆米花电影, 憧憬着巧克力式爱情成长起来的他们, 家国情怀宏大叙事太空太远, 生于和平年代也没什么机会“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 于是, 他们的关注点更容易集中在“小确幸”上, 即那些可持续3秒至3分钟的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上。如百度百科里举的例子, 小确幸就是这样一些东西: 摸摸口袋, 发现居然有钱; 电话响了, 拿起听筒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 你打算买的东西恰好降价了; 完美地磕开了一个鸡蛋; 吃妈妈做的炒鸡蛋; 当你运动完后, 喝到冰镇透了的饮料——“唔, 是的, 就是它”……它们都是生活中小小的幸运与快乐, 是流淌在生活的每个瞬间且稍纵即逝的美好, 是内心的宽容与满足, 是对人生的感恩和珍惜。当我们逐一将这些“小确幸”拾起的时候, 也就找到了最简单的快乐! 这则关于“小确幸”的解释, 在我看来, 就是满满一碗心灵鸡汤, 视喝汤人的心灵强健程度, 药效可持续3秒至3分钟不等。



时尚辞典

# 温柔的生活革命

□ 春晓

太多的革命, 让人类疲惫; 太多的对立, 让生活紧绷。这世界上是否有一种革命, 可以让所有人最终都是赢家, 在革命的浪潮退出, 留下的都是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是的, 的确有这样的革命, 我们可以称之为“温柔的生活革命”, 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慢慢地进行。这样的革命, 不需要有人带头, 没有谁是权力的核心, 参加温柔的生活革命的人, 甚至不知道谁是同志, 人们出于自觉自发地改变自己、改变生活; 这样的革命, 没有敌人, 唯一要打败的是让生活不健康不幸福的习惯。温柔的生活革命, 起源于一颗温柔的心, 爱自己也爱大家的心。温柔的生活革命从小处着手。有家一直使用免洗筷子及塑料汤匙的店家, 突然改用起正常的汤匙, 问他们为什么要改变? 商家说, 突然觉得这样做比较环保, 对客人比较好。原本生意就很好的卖面的小商人, 也默默地参加了温柔的生活革命, 他们并不是为了生意更好才改变, 只是因为多了一点对顾客的温柔。卖家常菜店家, 每日一大早洗菜时, 都一前一后地洗好小白菜、空心菜、青菜, 再将菜叶一片一片地摊开晾干,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早年讲究的家庭都

# 父亲与鸽子

□ 刘月新

在我很小的时候, 老家的院子里, 正房、偏房、南房的房檐上, 目之所及全是鸽子。灰色的, 灰白的, 洁白的, 黑色的, 大的, 小的, 一律干干净净, 神清气爽。它们瞪着圆圆的很好看的眼睛, 或左顾右盼接头接耳, 或健步行走独自觅食, 或扑棱棱飞起又落下, 或叽叽咕咕追逐嬉戏, 热闹极了。这些鸽子的家就在老屋的屋檐下, 是父亲用秫秸插好, 又用泥巴糊起的, 以正房屋门为中心向两边延伸, 在其上方有二十多个连在一起的方方正正的鸽子窝。

这些鸽子有时很安静, 有时咕噜咕噜叫个不停, 最好玩的, 是小鸽子在等待外出打食的妈妈回来喂食。小小的脑袋探出窝来, 不见眼睛只露出一张尖尖的嘴。忙碌一天的父亲, 回到家不是先吃饭, 而是拿着手电, 登上木梯, 一个窝一个窝地看。他看什么呢? 看鸽子们是否全回了家? 看小鸽子吃没吃饱? 还是看有没有小鸽子又孵出来? 父亲在梯子顶端忙碌时, 我常常仰着小脸望他的手。我喜欢小鸽子, 也喜欢宝贝似的袖珍鸽子蛋。我巴望着父亲能送我一颗。在我七八岁时家里翻盖房子, 房檐下那一溜鸽子窝, 跟老房子一起一夜之间不见了。父亲把鸽子们弄到哪里去了呢? 我一直没敢问。

新房子盖起来后, 鸽子窝没有再盖。这时, 妹妹、弟弟相继出生, 父亲更忙了。父亲不到两岁时, 他的父亲离家出走再没回来。那是1940年, 冀鲁边区抗日的烽火烧得正旺, 孤儿寡母的日子, 让父亲早早挑起家庭重担, 他勤劳而且上进, 可三次要求入党都没能遂愿。第一次被告知有历史问题, 怀疑多年没有音讯的爷爷是去了台湾。第二次要求入党被拒之门外, 说父亲跟富农划不清界限。我们家本来是中农, 再跟富农划在一起那还了得? 后来听父亲说那个富农成分的大爷, 当年在河上救过他的命。那段时间, 父亲收了工就住三爷家跑, 那是他的一个本家叔叔, 党员。母亲以为他去诉苦, 就问, 一待大半夜你们都说啥呢? 父亲苦笑, 不说啥, 看他养的母鸡。

父亲第三次要求入党没有被批准的理由, 是说他搞投机倒把。关于父亲的这段历史我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全家九口人, 挣工分的只有父母亲, 分的粮年年不够吃。父亲不能看着全家老小挨饿, 就从集市上买回



纸上博客

# 你离世俗有多远

□ 辛然

很多热闹,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软件的社交圈获得。比如, 可以在微信上热闹一整天。有了朋友圈, 我们对身边的人有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我们对自己的传播能力也有了很大自信。我们的思想意识、审美倾向乃至生活琐碎, 都能获得他人的关注。这是字面意义上“触手可及”的世俗, 离我们如此之近。我们在其中是隐藏的, 更是公开的。网络很大, 但人人都在相濡以沫, 我赞一下你, 你转一下我, 存在感就出来了, 没法相忘于江湖。在朋友圈中, 我们感觉越来越舒适, 因为大家的想法是差不多的。但这又不太真实, 因为自此很少看到缺点、锋芒、异见, 大家都彬彬有礼如初见, 几乎没人把意见的偏差变成文字留在评论中。因此, 你无法感受到对方手指快速滑过之置之不理, 顶多你认为“此处应有热情评论”却只是一个简单的点赞, 而感到一种轻微的不认同, 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不认同。在这个没有负能量的地方, 人是从什么时候变

得爱分享了, 或者依旧是爱炫耀。炫耀是古老的交流方式, 可以触发各种感情; 而感情让我们保持关注与联络, 或紧密或松弛的交往都令人振奋, 心有所依。但在朋友圈中, 我们越来越二次元化。像《平面国》中, 二维世界的图案追求的不过是更接近圆形, 而不是立方体; 因此很难继续开拓新的疆域, 就好像传媒, 技术更新方式就跟着更新。局限性从未如此迫近, 大家的追求从未如此一致。比如刷屏, 发现十条朋友状态中有五个人在讨论同一件事, 就有“被刷屏”的感觉。理论上, 一个真实的事件只发生了一次。但它却可以在移动端从各种角度重新上演——时间变得可累加, 你可以看着这件事一遍又一遍地, 连续发生上24个小时。“不约而同”已没有了巧合之意, 而是必然。像电影《明日边缘》, 主人公累计千次地从初始点醒来, 直到他另辟蹊径。而我们也是一次次点开链接, 看一件事慢慢发展。我们的精神敌人早已不是媚俗, 因为媚俗与反媚俗的人数也是一半一半。都怪我们联系太紧密了! 我们之间

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了? 你的思想和倾向随心所欲就展示给我, 而我又必然有消磨时间的倾向。越是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可消磨, 越是要做这件奢侈的事情。以前我们会在自家阳台上发呆, 或者坐在咖啡馆里胡思乱想, 形成一种私人做派。现在我们陷在碎片化阅读中, 在十篇朋友圈文章里找到一篇对自己口味的文章转发, 去消磨别人, 形成一种大众做派。(自私的基因)里提到, 一个DNA如果不自私, 不扔掉其它它存留自我, 人最终不能成人。而这些DNA在组成人后似乎无可进化, 唯有做个安安静静的美基因, 迎接衰老和循环。说到自私, 真是当下网络上难能可贵的行为了。难以独处, 无法孤独, 精力分散, 如果我们能回到一个基因的初始状态, 说不定能找到点感觉, 但“每一滴葡萄酒回不到最初的葡萄”, 我们已经大撒腿表露内心, 网络把人们拉得太近, 朋友圈就像一个漫长的同学聚会, 有激情, 但总伴随着甩不掉的乏味。为了这点激情, 我们要继续欢闹下去; 因为那点乏味, 间歇时

也要提醒自己: 大道至简, 不简单, 就不会出众。赶紧抓住那点乏味, 因为世俗已经不再是众生芸芸, 而是无数的个性鲜明。你在路上, 别人也在路上; 你在麦田当一个守望者, 抬眼会看到一片守望者; 你要远离世俗, 发现还得排队呢。已经没什么突破方式令人醍醐灌顶, 神秘更是无从提起。我们用太多琐碎换来更多琐碎, 以致无法处理: 我们发出的每个朋友圈分享都像是一个信号, 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和神。然而这些琐碎捏不出我们想要的东西: 然而这些琐碎捏不出我们想要的东西, 那必须付出一个完整的体系; 而交换的方式是久经捶打、抛弃琐碎。说到这里, 我想起了一个在吕洞宾道观里求的, 为炼丹, 付出自有回报, 明明是上中下签, 但解签的人却说, 炼丹最后一刻如不坚持, 也会功亏一篑。淬炼身心, 或不如意, 但也别理由放弃; 为降低世俗对自己的影响力和刺激性, 丹还是要默默去炼。可惜我离世俗不远, 求签这事儿虽然没发到朋友圈, 但还是写进了QQ签名。